

# 从藏书历史看图书馆的使命回归

李岩

(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市 130117)

**[摘要]** 图书选购和藏书作为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图书馆业务工作,其重要性长期以来是被严重忽视的,其基础性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阅读传媒日趋多样化、数字化、海量化、智能化的当今时代,其理论与实践的滞后,已经对图书馆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本文意在追本溯源,从古今中外图书馆的藏书发展历史说起,力求从丰富和传承人类文明知识体系的高度,以一种新的视角对图书馆的根本属性和终极使命做一番审视和探讨。

**[关键词]** 图书馆; 图书选购; 藏书; 知识体系;

图书采购工作对于每一个图书馆而言,不论是公立图书馆,还是私立图书馆,都是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买书进书。不论图书馆的形态怎样变化发展,不论新技术应用怎样普及深化,也不论是纸本书还是电子书,买书进书这项基础性的工作,总归是无法取消无法回避的。未来即便纸本图书消失,出现那种只提供电子图书阅读服务的新型图书馆,那么对于电子图书而言,同样存在一个如何选购的问题。即便是像超星这样的电子图书超级网上阅读平台,面对海量的出版物,同样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 1. 图书选购问题由来已久,中外皆然,古代图书馆与现代图书馆的问题属性截然相反

可以说,自从世界上第一座图书馆诞生以来,馆藏问题就一直是一个问题,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

### 1.1 苦于无书可藏的阶段

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文化教育欠发达,出版印刷技术落后,使得社会上的文献数量十分稀少。道家学派创始人老聃曾任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守藏室史),而那里的藏书也才不过是几千卷竹简而已。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收藏了当时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的几乎所有文献著作,后世对于它的藏书量的记述从5万多卷到20多万卷不等,差异很大,但是即便以最多的20万卷计,也只相当于现今国内一个初等规模的县级图书馆。中国古代的帝王经常强令征集民间藏书,将民间的私人藏书据为己有,来充实自己的皇家藏书。不论是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还是乾隆帝下令编修的《四库全书》,都试图将天下的书籍一网打尽。这都说明一个问题,即在古代社会,由于教育普及率很低,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能够著书立说的人很少,仅限于僧侣、贵族、文人学者这样的社会精英阶层中的少数人,著书立说的技术门槛很高,因而书籍文献的数量必然十分有限,而且书籍的文字信息量也十分有限,很多著作只有区区数千字,能达到十万字以上的就堪称鸿篇巨制了(也与文言书面语表达的精炼有关),远远无法与现在相比。而且由于出版印刷技术的局限,古时候图书的复本量都极低,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复制完全依靠手工抄写。所以,古代图书馆的最大困惑是无书可藏和藏书太少。

### 1.2 苦于无处可藏的阶段

反之,西方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之后,我国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出版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图书馆规制的成熟,首先是著书立说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然后是出版印刷的速度和数量大大提升了,著书立说不再是极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权,普通民众也有能力写书出书了,出版物和文献的数量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21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普及,这一趋势更为显著。如今全世界每年的出版物多达上百万种,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上亿册,其书架的总长度据说已超过上百英里。中外图书馆界很快就面临了三个共同的问题,一是书太多、

摆不下，二是如何做到专业化选购，三是专业化选购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 2. 图书选购工作中的问题困惑及思考

从书太少不够摆到书太多摆不下，图书馆事业所面临的困境可以说变得更加严峻了，因为做减法要比做加法更难，做加法是量的积累，是多多益善的过程，选择的压力并不大，而做减法却涉及到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从每年上百万种出版物中优中选优，与直接购进上百万种图书相比，其难度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可以说，藏书饱和问题是近现代中外图书馆界面临的重大危机。

自从藏书饱和问题出现以来，中外图书馆界也对此展开了研究，提出了各种理论及对策，图书馆界对于藏书饱和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措施现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 2.1 以增加馆舍容量应对

这是应对藏书饱和问题最直观的途径，但是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即便经费投入方面不成问题，馆舍的改建扩建也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出版物的数量却是无限增长的。

### 2.2 加减法并用，以保持藏书量相对稳定

正是由于馆舍不可能无限扩容，而出版物又会无限增多，作为一个图书馆，又不可能停止购进新书，终止藏书更新，所以绝大多数图书馆的做法都是，在购进新书的同时剔除旧书，或者尽量压缩采购数量，以保持藏书规模的稳定。但是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剔旧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其数量和标准都难以把握，旧书未必都无价值，哪些书应该淘汰，哪些应予保留，这本身就涉及到复杂的价值判断，其难度不亚于新书的价值判断。以笔者所在的高校图书馆为例，尽管很多高校都兴建了新馆，馆舍容量大为改善，但是由于国家对在校师生的人均藏书量、人均新书采购量都有明确严格的要求，使得藏书容量方面的压力依然非常之大。

### 2.3 以馆际间的藏书共享来缓解馆藏压力

于是有人想到了馆际间实现互通互借的办法，即地理位置上邻近的图书馆之间在图书采购和读者借阅服务方面达成某种协议，在图书采购的种类上做出分工，避免重复，允许读者共享所有协议内图书馆的图书文献资源，实现馆际互借。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实现了各个图书馆之间馆藏空间的优化组合，避免了藏书重复，从而间接地缓解了藏书饱和的压力。馆际资源共享在前些年流行了一段时间，但是近年来陷入沉寂了，究其原因，还是具体的操作上存在困难，这首先要求各个图书馆之间在采购计划上达成严密协作，从种类到数量都有严格分工，馆藏资源不能出现交集，这种统筹协作对于主分馆关系架构是适用的，对于平行关系中的各馆来讲就难以操作了。然后是资源共享这条路也走不通了，同样无果而终，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各馆的资源现状、价值取向和发展潜力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强行共享，就等于是让拥有资源优势的图书馆无偿为资源劣势的图书馆买单，让前者去养活后者，这无疑是不公正的。

### 2.4 电子资源能否取代纸质资源解决馆藏饱和问题

电子资源的出现似乎是一个转机，很多人都认为电子书取代纸本书，电子资源取代纸质资源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电子资源只占用硬盘空间，硬盘与书架相比，其物理空间可以小到忽略不计，而且电子资源不需要纸质资源那样的复本，令这种空间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了。笔者也赞同对于这种趋势的判断，但是电子资源也同样存在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即不论它多么节省空间，多么便于阅读，它也同样需要去选择去购买，一个图书馆不论财力多么雄厚，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电子资源一网打尽，在价值选择这个问题上，它与纸质资源并无本质不同。并且，电子资源的移动在线阅读特征，使得那些商业化的电子资源平台必然更具优势，如果这些平台的资源更丰富，更新更快，并且是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试问谁还会舍近求远去图书馆查阅呢？或者通过图书馆去登陆这些平台呢？所以很多年前就有人感叹，电子资源的崛起很可能会导致图书馆的消亡，这并非耸人听闻。

这说明，电子资源并不能够取代纸质资源并解决馆藏问题，纸质资源依然是图书馆得以存在的根本特征所在。

### 2.5 图书借还服务不再是图书馆的主要业务了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是，藏书问题不再是图书馆的主要问题了，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提供除图书之外的文献情报检索及咨询服务，因而采购和藏书之类的传统业务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了。这种观点同样难以令人信服，首先，图书馆并不只是文献中心。第二，绝大多数情况下，文献检索查阅都

可以在线上进行，读者无须亲自到馆。第三，绝大多数情况下，读者都可以绕开图书馆，使用其他工具实现文献检索查询。第四，随着检索查询技术的日趋标准化、简易化、智能化，图书馆那些传统的人工检索查询服务，还能有多大的价值和优势可言。第五，如果可以放手让那些传统业务停滞乃至消亡，那么类似阅读推广这样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又将如何开展。

说到这里，就不难发现，在图书馆问题上，无论怎样高谈阔论，有一个问题我们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即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使图书馆真正成为图书馆的那个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最本质的特征依然是书，尤其是纸本图书及其借阅服务。

### **3. 图书馆界要有勇气回归本源，找回自己真正的使命，从丰富和传承人类文明知识体系的高度去精选图书**

面对这个纷繁复杂、日新月异、充满诱惑的世界，认清自己真正的使命绝非易事。以图书馆事业为例，国家和社会对它寄予了太多太高的期望，要求它承载和担负了太多太重的职责和使命，有太多高大上的事务令图书馆人应接不暇，以致于很多既辛苦又不容易出成绩的默默无闻的基础性工作无人关心重视，以致于很多图书馆人忘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

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投入永远都是滞后的，没有终点，馆舍建得再大再豪华，除了能够暂时延缓藏书饱和和提供更多的自习座位之外，并无多大益处。各种数据资源购买得再多，在知识信息爆炸式增长的今日，也只能是九牛一毛，而且同样也会很快过时。各种电子读物购买得再多，也不可能超越那些商业化运营的网络阅读平台。文献情报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人工检索查询服务，在不远的将来是一定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而且一个学科馆员是否有能力为读者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咨询服务，从评价标准到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古籍典藏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考古、文物和文化意义上的东西，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更多的是满足一种好奇心理，并不具有多少实用价值。所以，以上这些工作领域都没有理由成为图书馆最本质的最核心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业务，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业务只能是纸本图书的相关服务和阅读推广工作。

首先，一座图书馆能否吸引读者，馆舍规模大小、藏书数量多少、设施是否精良、能否提供各种服务，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它的每一种图书都是精挑细选的，都饱含着采购者严谨的价值观在里面，那么即便它是小到只有一间屋子的乡镇街道一级的图书文化室，即便它是简陋到只有一间斗室的私人书屋，它也同样拥有它的魅力和价值。书籍不是用来摆设和点缀的风景，书架不是只要整齐摆满各种装帧精美的图书就万事大吉了，每个图书馆人都应该沉下心来，坐得住冷板凳，多少年如一日地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去一本一本地精选图书，并且与同事和读者分享这种选择的理由依据。我们其实不必担忧藏书饱和的问题，不论是大而全的综合类图书馆，还是小而全的专业类图书馆，还是既小又不全的流动阅读站，只要我们的每一种藏书都是精选的，都是负责任的，数量和空间并不是主要问题。

书籍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所熟知的图书分类法，其实就是对于人类文明知识体系架构的一种表述。从古至今，图书馆的真正使命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积累和传承人类文明的这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无限增长的，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任何一家图书馆都只能收纳其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全世界的图书馆其实是一个整体，每个图书馆都是这个整体使命的组成部分，只是分工不同，同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图书馆又都应该是个性化的和独一无二的，这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化正是其魅力和价值所在，试想，如果所有的图书馆都整齐划一，小馆弱馆都向大馆强馆看齐，藏书和服务全部雷同，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和可悲的事情。

在价值评判这个问题上，从整体上讲标准是相对的，并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永恒不变的判断标准，人类文明的知识体系尤其如此。然而，我们主张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并不是说作为个体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又具有绝对性。例如在选书这件事情上，笔者相信，好书不一定是热门的，但好书一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这个决策者不论是馆长，还是采购经理、学科馆员，他无须处处迎合读者的喜好，他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去审视和评判，而他的这种价值判断会决定这个图书馆在整个人类文明知识体系中的资源定位和价值定位。

我们主张图书馆事业回归藏书这个古老的终极使命，并不是要营造一种对于藏书和读书的新的迷信，在当今这个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和手段日趋多样化、形象化、数字化、便捷化，读

书看报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主要途径，所以我们不能断言，不读书的人就一定是孤陋寡闻的人、无知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倡导鼓励人们读书、开展阅读推广呢？为什么依然坚信图书馆不会消亡，并且应该回归使命呢？就是因为书籍承载的是系统化的精炼化的知识信息，是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而传诸后世的，人们从互联网和移动端获得的那些资讯，不论怎样丰富便捷，都是碎片化的且极易过时。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图书馆不会消亡，好书不会过时，读书不会过时。选好书藏好书，就是对读者最好的服务，就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就是最成功的阅读推广。

#### 参考文献

- [1]文正芳. 图书馆藏书评价方法[J]. 宜宾学院学报, 1995(03): 99-102.
- [2]段长云. 对公共图书馆藏书布局的思考[J]. 图书馆, 2001(03): 51-54, 56.
- [3]魏招秀. 藏书建设初探[J]. 图书馆研究, 1989(04): 49-51.

#### 第一作者简介

姓名：李岩

性别：男

职称：中级（馆员）

学位：学士

研究方向：图书情报学

单位：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籍贯：吉林吉林市

邮箱：964302170@qq.com

手机号：15584497915

邮编：130117

作者现在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办公室工作，多年从事读者服务、图书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行政管理等方面工作，理论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在图情工作的诸多领域有广泛深入的探索。